

清宫秘闻

清宫秘闻纪实丛书

春林 广建 编

正大光明





国防大学 2 060 7429 1

清宫秘闻纪实丛书

清宫秘闻

春林 广建 编





乾隆。



香妃。

慈禧坐像。右侧为隆裕，左为瑾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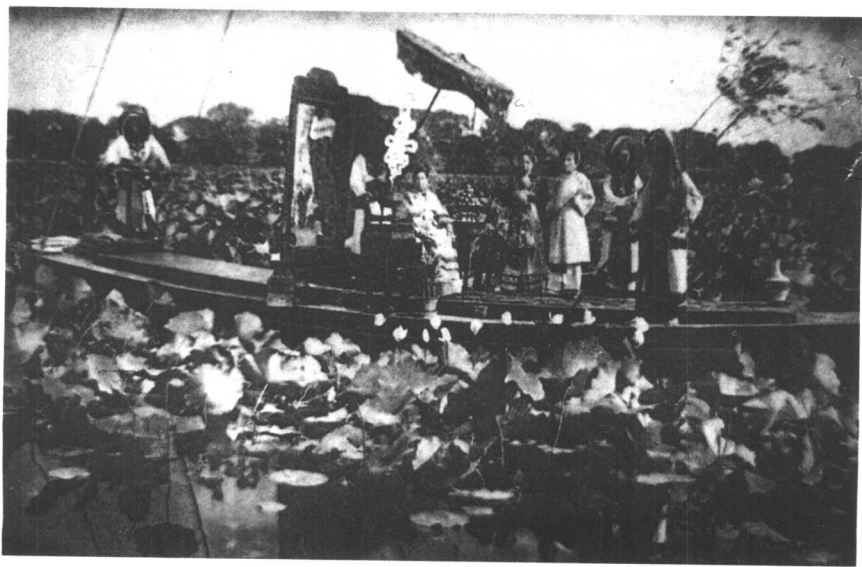




溥仪



婉容



慈禧和格格、女官们，在中南海化装划船。

目 录

一、清帝生活百态

顺治帝与董鄂妃的生死恋.....	(1)
顺治出家	(14)
顺治帝遗诏悬案	(19)
清世祖的临终检讨	(21)
顺治之死	(22)
康熙智擒鳌拜	(25)
康熙的读书生活	(29)
康熙公开“小报告”	(32)
康熙皇帝禁裹足	(33)
康熙挽郑成功	(34)
康熙指挥救火	(35)
康熙打猎	(36)
康熙教子	(39)
节俭自持的康熙	(42)
晚年的苦恼	(44)
“斧声烛影”的疑案.....	(46)
雍正篡位秘闻	(53)
雍正的露水姻缘	(58)
雍正卸磨杀驴	(64)
雍正轶事三则	(72)
雍正残杀同胞兄弟	(76)
雍正帝之死	(77)

乾隆六下江南	(82)
乾隆的家庭悲剧及政治风波	(85)
乾隆帝和他的后妃	(96)
乾隆的管弦乐队	(100)
缪炳泰为乾隆画像	(101)
乾隆盗木修圆明园	(101)
乾隆帝饬谕皇子娴习骑射	(103)
谋刺的嘉庆	(105)
嘉庆惩治和珅	(107)
道光轶事三则	(111)
不辨奸佞的道光	(112)
道光帝钟情钮祜禄氏	(114)
贪恋女色的咸丰	(119)
咸丰皇帝遗诏几何	(122)
风流倜傥的同治	(123)
同治帝之死	(127)
光绪的“密诏”	(139)
光绪在瀛台	(140)
光绪的心病	(142)
光绪与珍妃的最后一面	(143)
清代立末代皇帝之谜	(146)
溥仪和他的乳母	(149)
溥仪大婚纪实	(150)
清朝诸陵	(161)

二、后妃宫闱轶事

清代公主	(164)
奇特的丧礼	(180)

盛年寡居的太后与摄政王多尔衮·····	(186)
孝庄文皇后轶事·····	(192)
香妃的故事·····	(195)
揭开香妃之谜·····	(198)
关于香妃传说的辨伪·····	(204)
后妃的生活起居·····	(212)
慈禧姓什么? ·····	(215)
慈禧是咸丰帝的宠妃吗? ·····	(216)
慈禧第一次垂帘时的一些内幕·····	(221)
慈安暴卒的由来·····	(223)
孝哲毅皇后以身殉夫·····	(225)
慈禧病危求医记·····	(230)
慈禧与交际舞·····	(231)
爱扮观音的慈禧·····	(232)
慈禧看戏喜怒无常·····	(235)
慈禧千金拍一照·····	(236)
慈禧的威严与痛苦·····	(236)
慈禧管太监之严厉·····	(237)
慈禧的起居·····	(238)
太后洗澡·····	(240)
太后宫的沿革·····	(246)
慈禧厚待杨小楼·····	(247)
令人咋舌的慈禧六十寿庆·····	(250)
珍妃之印·····	(263)
珍妃遗像·····	(267)
珍妃之死·····	(271)
珍妃之葬·····	(273)

但愿长眠君之侧·····	(277)
隆裕与载沣之矛盾·····	(284)
慈禧圈定的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	(286)

三、宫廷秘闻拾零

大阿哥悲喜录·····	(288)
公主嫁圣公·····	(293)
皇儿多短寿 只因吃不饱·····	(294)
江南三织造 权大如钦差·····	(295)
和珅受宠的秘密·····	(296)
肃顺血溅菜市口·····	(300)
卑鄙无能庆亲王·····	(303)
李鸿章办洋务·····	(304)
李鸿章银幕第一人·····	(307)
清末外交丑闻·····	(307)
皇父难敌袁世凯·····	(311)
苏德传书杀肃顺·····	(316)
官至二品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	(317)
清代最大的戊午科场案·····	(319)
供职清廷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	(322)
供职清廷的法国画家王致诚·····	(325)
供职清廷的波西米亚画家艾启蒙·····	(328)
乌鸦与清代兴亡·····	(330)
大内之寺庙·····	(331)
堂子之神秘·····	(331)
坤宁宫之神秘·····	(332)
火烧贞度门·····	(334)
銮驾内库失金案·····	(338)

清廷的养狗处·····	(340)
隆宗门的箭镞·····	(341)
凶地景仁宫·····	(343)
候选秀女斥皇帝·····	(343)
走访赛金花·····	(345)
奴仆买卖·····	(349)
戏子不能蓄发·····	(351)
清季的太监·····	(352)
太监的畸形生活·····	(361)
太监的净身·····	(364)
一个太监的自述·····	(369)
悲惨的“两性人”·····	(376)
下层太监的悲惨经历·····	(381)
御前太监的一天生活·····	(383)
清代太监的晚年生活·····	(385)
假太监安德海·····	(387)
计杀安德海·····	(389)
李莲英靠梳头起家·····	(392)
李莲英的银子流向何处·····	(398)
李莲英的最后归宿·····	(401)
容龄和大太监的恋情·····	(409)
小德张衣锦还乡·····	(424)
小德张在津点滴轶闻·····	(428)
太监苏德掘银案·····	(433)
太监魏珠得一城·····	(435)
最后一位太监访谈录·····	(436)

一、清帝生活百态

顺治帝与董鄂妃的生死恋

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
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这是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一首《春梦》诗，由于历代抄印之误，第二句“遥忆美人”也作“故人尚隔”。自然，岑刺史决然不会料到 860 余年之后，这首小诗居然被顺治皇帝借以寄托哀思，而且不取多数版本认定的“故人尚隔”，偏取存疑的“遥忆美人”字句，内中自有蹊跷。

这首诗是在董鄂妃去世两个多月后，由顺治御笔抄赠天童寺僧人木陈忞的。其时，木陈忞已离京半年，顺治皇帝剃发出家的闹剧刚刚收场，他一腔愤懑悲怆之情无法渲泄，故借旧诗名句排遣苦闷。因此，“遥忆美人”决非笔误，而是他感旧怀人心情的真实写照。

“顺治十七年八月壬寅（即十九日。公元 1660 年 9 月 23 日），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董鄂妃谥号，已追封为皇后）崩。呜呼！内治虚贤，赞襄失助，永言淑德，摧痛无穷。惟后制行纯备，足垂范后世，顾壶仪邃密（在内宫行

为谨慎），非朕为表著，曷由知之？是用汇其平生懿行，次之为状。”这是顺治帝亲自撰写的挽词开篇，他认为只有自己才最理解爱妃董氏，所以亲制墓志铭，这在清代帝王中是少见的。

如果将顺治短暂的一生喻为一首配系复杂的交响曲，那么他与董鄂妃的爱情便是其中的华彩乐章！

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之女，鄂硕为满族正白旗籍，隶属于地位显贵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但他本人并无显赫战功，且因临阵畏惧受过处分，“三世以军功袭职”不过是沾祖宗的战功恩惠。据董鄂妃自己说，其父“性情夙愚，不达大道”，而是在女儿晋封为皇贵妃后“荣宠已极，恐自谓复何惧，所行或不戾”。她还有个哥哥，自恃妹为皇妃，“心矜傲，在外所行，多以不理”。

按照清制，象鄂硕这样的贵胄世家，凡有年及十三四岁的女儿必须报选秀女，“或备内廷主位，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这种“选秀”制度，往往给一般旗籍官吏提供了与皇室结亲的绝好机会，一女入选，满门朱紫，鄂硕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好时机。福临帝在挽词中说，董鄂妃“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庭”，这显然是企图将他夺人之爱的丑行掩饰过去。选秀制度规定，“年已在十七岁以上，谓之逾岁，则列于本届合例女子之后”。也就是说，应选者一旦超过十七岁，被选中的机会就很少了。鄂硕出身上三旗，更兼女儿色艺双全，决不会等到“逾岁”再去应选，坐失飞黄腾达的机会。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深秋季节，一队长长的马车驰至皇宫神武门前，每辆车上树有不同颜色和标识的两盏灯，表示着车内候选秀女的家庭地位和身份。巳时（上午9至11

时)，户部官员清点人数后，引导应选的姑娘们步入神武门，来到顺贞门外等候着决定命运的最后时刻。每位姑娘都有一面小牌子，上书姓氏、籍贯、年龄等字样，面试合意者将牌留下，谓之“留牌子”，落选者谓之“撻牌子”。此刻，每个应试者都忐忑不安地捏着小牌，仿佛是掂着性命的斤两。每届选秀之日，神武门前都有“千百辆车”，俗称“排车”，选中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入选秀女中能与皇室结亲者更属少数，有幸“备内廷主位”册为妃嫔的实则凤毛麟角。大多数“留牌”姑娘的命运，不过是在宫内应付各种差遣，年满三十岁以后才遣出择配（以后递减至清末，二十岁即可出宫）。

这次预挑，董鄂氏的牌子被留了下来，而且很快被指配给顺治皇帝的同父异母弟襄昭亲王博穆博果尔为妻，她成为千百名应试秀女中的幸运儿。大约在第二年，董鄂氏与博穆博果尔合卺成婚，时年16岁，比丈夫大两岁。然而，命运的冥冥之神并未将富贵与幸福同时赐给她，年仅14岁的亲王经常率军出征，而且性情多与之不合，致使小夫妻生活并不美满。于是，夫妻感情上的裂隙便种下日后悲剧的祸根。

清制，朝中凡遇有吉凶礼典，在京达官贵人的命妇（封有品级的贵妇人）皆得入朝。顺治初年，更有各宗室及亲、郡王命妇轮番入侍后妃的定制，董鄂氏以襄亲王妃的显贵身份，当然有资格经常出入宫禁。她自幼“颖慧过人。及长，娴女红，修谨自饬，进止有序，有母仪之度，姻党称之”，颇有大家闺范。不知何时，她的脱俗不凡举动引起了顺治皇帝的注意，他们很快就发展到了难分难舍的地步。此时，顺治正为新皇后之事郁郁寡欢，董鄂氏也为少情的丈夫而痛苦，二人一见钟情，遂演成一段风流千古的故事。

顺治皇帝自此陷入一种因“情”而丧失理智的境地。他

不惧母后在选择皇后问题上的政治考虑，不顾董鄂氏的弟媳身份，更无视宫内的种种非议以及道德伦常，几乎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爱河之中的一叶孤舟——董鄂氏。

这一切都发生在董鄂氏应选入宫后的半年之中。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四月，孝庄皇太后觉察到这一异常情况，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紧下令停止命妇入侍后妃之例，声称此例是“前代所无”，且因“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的缘故，但事情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汤若望回忆道：“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就是博穆博果尔）之夫人（当为董鄂氏），起了一种火热的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打了一个极其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之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

顺治垂青胞弟之妻，弟因此申斥妻子，竟然挨了当皇帝的哥哥一记“极其怪异”的大耳光。弟何冤屈兄何暴！更有甚者，这位皇兄毫无引咎自责之意，只让董鄂氏为丈夫守了27天丧，即匆匆将这位如花似玉的“未亡人”接入宫中，立为“贤妃”，真不知“贤”字从何说起？

顺治敢于如此肆无忌惮地虐待胞弟，自有其政治背景。受封为襄亲王的博穆博果尔比顺治小三岁，是清太宗最小的儿子，其母懿靖大贵妃博尔济吉特氏也是蒙古人，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册封为麟趾宫贵妃，而且地位在当时仅是庄妃的孝庄皇太后之上。但懿靖大贵妃与另一位康惠淑妃，都曾是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的妻子，太宗击败林丹汗后，便将二人俘虏并纳为福晋（妻子）。太宗在世时，懿靖大贵妃尚能受宠于一时，然太宗一死，她也就永难洗刷掉战俘的耻辱

和自卑，即使顺治干出抢媳逼子的恶劣之事，懿靖大贵妃也只能忍气吞声，强咽苦水。

短短两年间，顺治即逼死胞弟，占夺弟媳，这种类似强盗剪径的做法，招来宫内外各方面的汹汹非议。先是，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六月，孝庄皇太后急谕册立东西两宫，并提议以孔四贞为东宫皇妃，这是她不得已抛出的一石二鸟之策。孝庄太后早在入关之初就悬牌宫内，严禁汉女入宫，违者格杀勿论，她此次自食其言提出册立孔四贞，一是借此笼络孔有德旧部，二是企图以顺治对孔四贞的旧情来阻止其不轨行径，但为时已晚。七月间，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死，孝庄太后的努力落空。八九两月的下旬，顺治帝为平息朝议，分别举行了两次颇为滑稽的仪礼，先是在册立董鄂氏为贤妃的同日，遣官祭襄亲王，然后于拟封董鄂氏为皇贵妃的前三天，再次遣官祭奠胞弟。且不说这两场吉凶二礼并行的滑稽戏，奇怪的是顺治为何不去亲自祭祀，而是“遣官”代劳？想是有愧于死者，“愧”字拆读，乃心中有鬼也。

无论如何，死者已逝，顺治得偿大愿。但他并未想想，他在为一场亲手制造的悲剧收场的同时，又为自己更大的悲剧拉开了序幕。

同年十二月，董鄂氏正式册立为皇贵妃，而且按照册封皇后的大礼“颁诏天下”。这种异乎常格的礼典，是顺治帝对母后的第一次正式宣战——他发誓要再度废后而改立董鄂妃！董鄂皇贵妃的册封大礼于翌年元月初六日告成，19天后，顺治帝公然下令：“太庙牌匾停书蒙古字，只书满汉字！”

谁人不知，自从清太宗接连娶了五宫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后妃以后，朝廷虽称满族权贵柄政，而后宫却是蒙古血统的贵妇人执牛耳。顺治帝的矛头所向，直戳以孝庄皇太后为首

的蒙族姻党心窝，这场斗争刚拉开序幕，立即趋于白热化。

满蒙之间的权势和地位、母子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董鄂皇贵妃与第二位博尔济吉特氏皇后之间的较量，构成一团团错综复杂的迷雾战云，以极为奇特的方式在内院深宫展开一场长达五年的血腥厮杀……

在宫内外的一片訾议声中，董鄂妃进入掖庭，来到了顺治皇帝身边。仅四个月，她就升到了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地位，而且将皇帝对众多妃嫔的宠爱集于一身。在众人眼中，这种专宠是比皇贵妃地位更令人艳羡之事。于是，她立即成为众矢之的，来自内庭的压力又远甚于朝中。

当时，她必须应付和处理来自三方面的压力，一是孝庄皇太后和皇后为首的蒙古后党；二是人数众多、关系复杂的妃嫔姻党，她们往往是朝中不同政治势力派别在内宫的代表人物；再就是十三衙门内那些炙手可热的太监大军，他们几乎囊括了皇宫内部事务的一切大权。而董鄂妃所可凭恃的全部资本，仅仅是自己的才智和顺治皇帝那一点儿可怜的爱。

俗谚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但对于董鄂妃来说，如何处理与孝庄太后之间的婆媳关系，是比伴君更为棘手之事。她既有端庄秀美的天生仪容，又谙熟宫中各种繁杂礼数，进止有度，言行得体，使婆婆难以挑剔。平日里，她“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顺治帝未出过天花，时常因避痘离宫至南苑处理政务。每逢这种夫君不在身边的时候，董鄂妃更如临深履薄，谨慎异常，“定省承欢若朕躬”，连孝庄皇太后都感到吃惊：“后事我诃异常耶？”就在董鄂妃册封皇贵妃不久，孝惠皇后大概是“憔悴忧念”所致，大病一场几乎丧命。她亲临病榻扶持，“宫中侍御尚得乘间少休，后（董鄂氏）则五昼夜目不交睫，且为诵书

史，或常谭（谈）以解之”。在孝庄太后看来，皇后病危，恰是董鄂妃争宠的天赐良机，而她却出人意外地伺奉汤药，全无覬觐后位之意，这自然极大地缓解了婆媳间的紧张气氛，堪称计高一筹。皇后病愈后，她仍是“晨夕候与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这岂是皇贵妃之职事，简直象个下等侍婢。因此，也有人推断认为，董鄂妃入宫前可能是孝惠皇后的“侍媵”，也可能是第一位废后的家侍儿，并未经选秀便随皇后入宫，以后喧宾夺主，反受专宠，然无史料可据，仅是一种大胆的设想而已。总之，董鄂妃在此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胸襟和气度，确乎远在一般后宫佳丽之上；应该说是成功的。

这时的董鄂妃很有些唐明皇时那位杨贵妃的味道，“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但她却毫无杨贵妃那种娇揉造作的酸味儿，更没有“贵妃出浴”的狎邪事情。她知道，自己时刻置身于众多后宫妃嫔的睽睽众目之下，稍不留意则会遗人把柄，酿成祸事。她平时衣饰“绝去华彩，即簪珥之属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饰”。实际上，这种秀雅天成的自然美，远胜过挂满金簪玉珥的藻饰，前者真，而后者假。在与后宫嫔嫱的日常接触中，顺治皇帝曾这样描述道：“（董鄂妃）宽仁下逮（以宽仁待下），曾乏纤芥（毫无一点儿）嫉意。善则称奏之，有过则隐之，不以闻（不打小报告）。于朕所悦，后亦抚恤如子，虽饮食之微有甘毳（美味）者，必使均尝之，意乃适。宫闱眷属，大小无异视，长者嫗呼之，少者姊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不少有谗诟。故凡见者，蔑不欢悦，蔼然相视。”她办理后宫庶务，无不尽心尽力，赢得姻党戚谊们的一片赞誉，福临说她“虽未晋（皇）后名，实（皇）后职也”，确是比较公正的评语。

董鄂妃入宫前三年，顺治皇帝因宫中事务凌乱难理，决

定恢复明代内十三衙门旧制，这是他为政的一大败绩。于是，太监们骤然红得发紫，立即总揽了乾清宫执事、司礼、御用、内官、司设、尚膳、尚衣、尚宝、御马、惜薪、钟鼓、直殿（值日）、兵仗等大小一切宫中事务，权倾一时。汤若望记道：“顺治自这个时期起，愈久愈陷入太监之影响中。这一种下贱人民，在朝代更替的时期（指明清易帜），俱都被驱逐出宫，成千成百地到处漂泊，然而这时却渐渐又一批一批收入宫中，照旧供职。这样被收入宫中、而又重新扎根筑巢的太监们，竟有数千名之多。这一些人们使那些喇嘛僧徒复行恢复他们旧日的权势，还要恶劣的，是他们诱引性欲本来就很强烈的皇帝，过一种放纵淫逸生活。”顺治帝虽制铁碑约束，但在如此庞大的太监大军面前，一块小小的铁碑是无济于事的。康熙即位之初马上下令裁撤内十三衙门，可谓识见过人。董鄂妃先经选秀入宫，又出宫嫁到襄亲王府，再度入宫伴君，自然深知太监们的厉害。她自知无力与这些“扎根筑巢”的太监们抗衡，便以宽厚抚绥相待。每遇有太监或宫女出现过错，她总是为之求情，甚至能列举出他（或她）们以往的成绩劝谏皇帝息怒，这使得太监宫女们感激涕零。另外，凡有皇帝赏赉之时，她“必推施群下，无所惜”，乃至封皇贵妃有年却至死也“绝无储蓄”。她巧妙而成功地阻止了太监们对皇帝的过多干预，并且改变了夫皇以往恣情纵欲的荒淫生活，使顺治从似神似鬼的境地中懂得了做人。

二人在后宫日常生活中形影不离，相濡以沫，福临每次“返蹕晏（下朝休息）”，董鄂妃总是亲自安排饮食、斟酒劝饭、问寒问暖，忙个不亦乐乎。顺治每每过意不去让她共同进餐，她却说：“陛下厚念妾幸甚，然孰若与诸大臣，使得奉上色笑，以沾宠惠乎？”可谓妙答！因为顺治脾气急暴，时常与诸大臣